

Brainwashing

1

二〇一二年前後，國外生理學界的某個研究團隊發現，果蠅體內有一種基因能為牠們的大腦洗去髒東西，並協助左右腦的分化，因此將此基因命名為 Brainwashing，編號是 CG13969。

起初，許多人認為，這個基因可能與人類的同源基因有關，能夠在醫學上有所貢獻。「但十年前的某個研究團隊已經證實果蠅的洗腦基因與人類基因產生的蛋白質功能並不相等，所以這個研究對人類沒有意義。可我們教授不相信。」Y 說。Y 是我當時的伴侶。

Y 畢業前的任務必須透過一系列的實驗設計，探討失去洗腦基因的果蠅，在特殊環境下會有什麼異常的生理反應。儘管這與他當初選擇進入醫學院做研究的初衷並不一致——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為醫學界帶來實質的臨床價值。

「我倒成為披著綠色領巾的騙子了。」

綠色指的是醫學院的代表色，騙子指的是洗腦基因的研究與人類八竿子打不著。

當時在學校總區做文學類研究的我，空堂的平日午後，會來到 Y 所在的醫學院探班。有時，也會到醫院的地下室美食街閒逛，探索四個角落的出口各自連接著什麼樣的通道。等 Y 的實驗告一段落，我倆再一同步行至美食街解決當日晚餐，最後從熄燈的醫院正廳，披著夜色返回租屋處。

攝氏四度的冰櫃裡，無數根試管依照用途排序。試管中，有乳白色的，白蛆大小的果蠅幼蟲，也有一顆顆黑芝麻狀的成蟲。Y 取出其中一管向我介紹。

「我碩士論文裡的其中一項實驗程序，就是把像這樣子的幼蟲大腦挑出來，在螢光染劑下，會拍攝出一顆顆綠的、紅的大腦，一些特殊的蛋白質也會被標示出。在黑色背景下，這些螢光標示就像星芒。」

雷雨欲來的醫學院外，半裸的天空，金晃晃的。一部分的陽光被矗立的建築擋在外頭，那些進得來的光流與遠處不斷抵達的雲層相互稀釋，眼前的每一片雲都像被機械喚醒的蓮蓬頭，它們隨著風向移動，同類聚合，像夸克吸收膠子後色變。烏雲終究無法成為白雲。

濃稠的積雨雲被天井囚禁於口型建築。

「雨全都下在這裡了。」Y 說。

許多時候，我們就坐在醫學院四樓的休息區吃著超商便當，看金色的天空轉為塵色。

「景福通道真的有鬼嗎？」我問木桌另一側正在狼吞虎嚥的 Y。

「不知道耶，我碩一那一年幾乎都做實驗做到凌晨，那時只想趕緊衝回宿舍睡覺，根本管不了有沒有鬼。」

「我想去看看。」

2

醫學院與醫院的內部暗藏著許多條相連的秘徑，它們就藏在不起眼的門後。門一拉開，時空場一扭曲，秘徑瞬間化身陰陽交界口，人就來到氣泡宇宙中的另一個小型宇宙。

我與 Y 相識在他的碩二上學期末，我們的熱戀期迎頭撞上他進入這個實驗室後第三個早夭的計畫——小頭症研究。小頭症計畫告吹的前一週，Y 的指導教授在實驗室的白板上潦草完成了一幅實驗設計流程圖：「你這個研究可行。」當下，Y 終於看見自己身為醫學院學生的價值。

那天，沒有排課的我像以往一樣帶上手邊的工作與 Y 相約在醫院門口。被清潔人員擦拭淨亮的玻璃反光透顯了 Y 臉上有別往常的氣色。陽光在車道斜射眾人，Y 也步入光軌的範圍。平柔的光氣驅散了玻璃門的另一頭，那來自整棟醫學大樓的陰氣。

我們走進醫學人文博物館後方的草地。那裡是 Y 就學期間的秘密基地，每當實驗遇上瓶頸或日子不如意，他就會躲來這裡對著棄置的醫學院大禮堂訴苦。那天倒是個例外。

「一切都步入正軌了呢。」Y 難得在秘密基地露出滿意的微笑。

「今天提早下班慶祝吧。」

3

置身於這片草地的我看著失去脊梁的講臺，試圖想像此處的前身。

Y 曾說，這裡是被時間遺棄的空間，一旦有人覺察到它的存在，它就能再次

得到時間。

大禮堂的脊梁、牆壁於一九八〇年時拆除殆盡，如今只剩保有當年建築特色的講臺與歐式壁面被赤裸地晾在天穹底下。大禮堂的講臺有東、西、中央三個拱圈，中間的拱圈大於兩側，似凱旋門的設計。博物館完工於一九一三年，整棟建築是文藝復興後期的風格，除了講臺的拱圈，西南與東南的轉角處還設計了兩扇小門；歐式壁面上的矯飾風，則由山牆、馬腿、垂花飾等元素組成。

一個禮拜後，Y 再次來到這個秘密基地。

「放棄小頭症研究吧，我看那個研究做不成。你先加入學長他們洗腦基因的實驗，這樣我們很快就能發 paper。」Y 的指導教授說。走出教師辦公室後，他看著手抖中的鑷子。解剖且分析果蠅幼蟲大腦的實驗是洗腦基因團隊的必經環節。

「不能再抖了，未來我就要用這雙手，切出上百顆果蠅幼蟲的大腦。」

Y 的指導教授嗅到了洗腦基因能為他的研究團隊帶來生生不息的研究題材，如同果蠅的繁殖能力與產量。

「那你的研究動機是？」我問 Y。

「不知道，但我得掰個動機洗腦自己。」他苦笑。

「為什麼教授要你們一票人都跑去做洗腦基因？」

「因為分析完手邊的東西後，只剩這個基因有發 paper 的機會。」

Y 的例行公事多出了幾項：以實驗用鑷子解剖出果蠅幼蟲的大腦、將大腦磨碎量測生理指數、執行大腦功能實驗，以及到共軛焦顯微成像室拍出能讓教授滿意的照片。果蠅幼蟲的大腦小於 0.1 毫米，為了讓實驗順利進行，他每天得在顯微鏡下解剖數十隻果蠅幼蟲的大腦。

過程中，手速不能慢、雙眼不能眨半下，就連呼吸都得克制，一有疏忽，Y 距離畢業的日期就會延遲。「我不想做了，我又不是昆蟲學家。而且心臟好痛，快要吸不到氣。」是當時他最常向我求助的一句話。

「data 呢，為什麼 data 這麼少？你得找到選擇做這個洗腦基因的意義，用掰的也得掰出來，不然我們的計畫會做不下去。做完就可以畢業，我們就可以發 paper 了。」meeting 時，教授總是暴躁地，再激昂地，從他口中誕生出這樣的句子，並在白板上，揮毫出一項項壯美的計畫。

實驗中後期的某日，Y 接到了親戚的來電。

Y 的父親因為流感病毒的感染住進了加護病房，前後使用了兩次葉克膜搶救。

那時候的 Y 必須頻繁地往返位於臺中的醫院以及在臺北的醫學院。當時 Y 的工作多了一項：分析親戚傳來的，父親每日的肺部 X 光圖。透過這一張張肺部 X 光圖，Y 推算得出他父親的氣數。

洗腦基因的研究是 Y 與其學長的合作實驗，研究的進行牽涉果蠅的養殖、實驗器材的準備與器皿的清潔。

「這是我的研究，你憑什麼來這邊搶功勞。」

「你要請假的話就趕緊把工作做一做，不要拖累我。」

「但你還是得做我要你做的事情！」

Y 在請短假準備與父親的醫療團隊開會前，想起了學長碎念過的幾句話。

4

「醫生說得再次使用葉克膜，不然必死無疑，但裝上葉克膜後救回的機會也不高，可能只剩下兩個禮拜。」

Y 從臺中回到臺北的租屋處後並沒有哭得天崩地裂，而是像以往回到家後，脫下髒衣物、盤起頭髮、從後背包拿出筆電、分析實驗數據，安排隔日的實驗流程。

「你爸的事情處理好前，要不要就先待在臺中，實驗先暫停？」

「不行。我想趕緊畢業。那麼久沒出現在實驗室也會被講閒話。我回去臺中也幫不了什麼，我救不了我爸，何況教授還會一直催我洗腦基因的 data。」Y 脫口這句話的同時，雙手手指正在快速擊打著筆電鍵盤，一旁的紙本參考文獻瞬間成為雨水的承露。我不敢再多問半句。

Y 將父親的病情告訴了指導教授與學長。沒說的是父親即將離開人世的可能。「我不想讓大家覺得我在裝可憐，學長只會洗腦我，要我趕緊休學。我如果休學了，實驗成果可能會被動手腳。」

自從 Y 的父親住進加護病房，每日他都會在實驗告一段落時錄音給尚未恢

復意識的父親。他走到秘密基地，點開手機內建的錄音設備，對著長滿野草的廢棄禮堂說話。

「你跑去哪裡？怎麼可以摸這麼久？」學長不耐煩地以鑷子敲了敲桌子。
「跟我瀕危的爸爸講電話。」

這樣的回覆透過學長的敘事後在整間實驗室流傳為：「他都在混，不知道在幹嘛。」

Y 的父親後來被救活了。午餐結束後，Y 同他父親昏迷的那段日子一樣，走到秘密基地與正在醫院復健的父親視訊。無雨的時候，他就坐在講臺的階梯向父親介紹起身後的禮堂一角以及醫學院的日常。

「實驗還好嗎？」Y 的父親問。
「很好呀，就快畢業了。」Y 用套上濾鏡的畫面，向他的父親展示他的笑臉。
好幾次，我在一旁看見眼角濕潤的他不斷緊掐著大腿。
濾鏡可以適時過濾掉不必要的一切。

當時的我除了陪伴 Y，也得提醒他赴診、複診、按時用藥以及定期補貨能緩和失眠情形的芝麻素。每日的心理壓力以及高強度的用腦使 Y 的低血壓、乾嘔、失眠、經痛等症狀全數惡化。有時我夜半醒來，發現 Y 的眼神就吊掛在天花板。枕上有水痕。

實驗後期，我來醫學院探班的目的已不再是為了探索一條條可能有鬼的通道，而是陪著 Y 深入一條條捷徑，穿越醫學院到醫院複診。

一回，Y 與學長因為實驗用具的清理爆發了口角。

當晚，我們和往常一樣，相約在醫院美食街吃晚餐。飯後，他認為事有蹊蹺，便拉著我從秘密通道爬著一層層的階梯，來到一鐵門後。鐵門外就是 Y 所在的實驗室的領地。

「要不是你們攔著我，我早就弄死他了。」
鐵門後的我們辨識出那是熟識學長的聲音。
「你說你要弄死誰！讓誰死啊？」我大吼。

事發當下，那層樓兩條走廊的研究人員已幾乎下班，唯冰冷的空間配色與實驗室零星的團隊成員仍在為了教授的發表趕工。雙方的怒吼迅速擠壓了空氣，不安的回聲在無盡的死白長廊展延了這場衝突。

口試前，Y 的指導教授把他找進辦公室裡談話。主旨有二。

「離開學校前，brainwashing 的 data 都要整理給我。我們很快就能發上好期刊。」

「最後，你之前小頭症的研究交給學弟做吧，你全部的 data 和實驗記錄簿都要給他。」

Y 沒有答話，而是把自己關進了身體裡。

「原來我的小頭症研究是做得下去的。」

Y 畢業許久後的某日，我們因為參加了一場遊行，路過了他曾經懷有學術夢的醫學院。當下兩人一時興起，決定回到醫院美食街重溫研究生時期的晚餐約會。飯後，我想起曾經沒有下文的探險，依循 Y 指示的方向，找到了暗藏於美食街一角的捷徑。我依照標示牌上的箭頭，繞進可銜接景福通道的廊道。正當我發覺一可信的方向時，從另一側廊道深處發出一聲巨響，驚得我腦門出現亂訊。

我回到與 Y 約定的地點。

「欸，我們教授用小頭症的研究申請到國科會的經費。」

「他不是說那個研究做不下去嗎？」

「呵呵。六百萬。」

Y 向我亮出不久前由國科會公布的補助名單。還沒回神的我，腦子裡頓時又飛進了幾隻果蠅幻影。我在我的腦袋裡看見了經由共軛焦顯微技術拍攝後，斑斑螢光，像星空的成像圖。

「還是別去好。」

Y 嘆了一聲氣，拎著驚魂未定的我，穿越醫院正廳，披起夜色，再也沒回頭。